

# 主題：家族史-從家族產業看台灣照相館歷史變遷

## 一、 前言：

2023年12月14日，也就是我在寫這篇文章的兩個禮拜前，阿公還很正常的跟我打招呼，跟我擁抱，跟我說：「加油，你真的很棒，我以你為榮」。我也跟阿公約好了下一次回來要聽他講他的故事，要作為我寫這篇文章的題材，然而隔天我一如往常的起床吃早餐，就聽到來自我一旁姊姊電話另一端阿嬤的呼救聲，以及十分鐘後的一句「你阿公走了」。後來開始處理一連串的事，參加法會，參加告別式，直到這個禮拜我才好好的能緩下來寫這篇文章，然而我原本的計畫已經無法進行，所以我開始從阿嬤以及父親的口中想去了解阿公的一生，然而我聽著聽著，一個問題在我腦海中浮現：我阿公，一個那麼愛拍照的人，一個非常非常疼愛小孩，也非常疼愛孫子的一個人，為什麼很少把相機鏡頭對準我們，應該說從我有記憶以來，他喊我拍照的次數屈指可數，故這篇文章，我將從我記憶中的阿公，以及我針對我父親、阿嬤的口述訪問，以及家系圖的資訊，進行家族史的紀錄，並在這趟回顧歷史的旅程中，解開我對於阿公的未解之謎。

正文的第一段將簡單講述我的家世背景，作為簡單的自我介紹，讓讀著對於我有基本的認知，而後第二段將進入本文重點，照相館與我的家族擁有怎麼樣的聯繫，由於照相館對於現代人而言已過於陌生，所以本文將帶領讀著，回到照相館的起源，以及他的後續發展，並將我們一家三代傳承的照相館發展為主體與之相連，揭開攝影產業在台灣是如何從零發展起來的、全盛時期是如何的，以及是如何衰退的，其中也會分享許多不為人知，只有開過照相館才會知道的獨特故事。最後第三段將講述我們家族由於地域性獨特的照相館回憶，以及其中發生的辛酸血淚史。

## 二、 正文，攝影事業與家族的聯繫

從家系圖中可以得知，我們唐氏祖籍是福建省泉州府安溪縣，來台始祖為正忠公，以始祖算起，我屬於唐氏家族來台的第九代，其中第五代以前的祖先除了名字，已無其他資訊也大多不可考，故本次報告將從第六代開始，講述我的家族史。

## （一） 我的家世背景

我從小居住在汐止，從原本住在阿公家，在汐止火車站旁一個傳統市場內的一間透天厝，到後來與我的父親母親以及我的姊姊，一家四口搬到隔壁公寓，又到後來，我們定居在汐科火車站附近的社區大樓裡，與舊住宅走路時間約十分。總而言之，從小，我的生活圈一直都圍繞在汐止市這個區域內。我們家在過年時以及各大節慶時都會在阿公家團聚，除了我們一家四口外還有我叔叔一家四口，也會在各大節慶時來汐止與我們團聚，我們這個小家族，總共十人，相處非常融洽，各式節慶大家都會排除萬難參加團聚，平時也會藉由通訊軟體互相聯繫感情。

## （二） 照相館的傳承

據阿嬤所說，阿祖原定居於基隆，當時與日本人學習畫像技術，並以此維生，在當時由於畫像需要專業技術，會的人又不多，畫像的費用並不便宜，而後

由於攝影技術和文化的普及，寫真館（照像館）如雨後春筍般大量湧現，攝影不僅開啟民風在民間蔚為風潮，官方也委託民間發行寫真帖與繪葉書，記錄臺灣並彰顯臺灣總督府的豐功偉業。<sup>1</sup>

照相館逐漸普及，比起畫像，用拍照的形式更加快速，成本又較低，漸漸的畫像產業沒落，於是祖父再次向日本人學習拍照技術，當時的照相館的所謂相片，並非整張照片都由拍照而來，而是繪出周圍景物，以及主角整體服飾，以此作為模板並將頭部部分以照片進行剪貼，以此製作相片。祖父藉由靈巧的雙手用鑽石刀割玻璃板，調整光圈、曝光時長，並且自行調配顯影定影藥水，產出一張張照片，賺進不少財富。<sup>2</sup>

而後投資當時盛行的煤礦產業，然而好景不長，在民國 41 年發生了礦災，由於當時沒有勞保制度，所有的事務賠償費用皆由投資人賠償，所以大部分的家財都拿去賠償給了罹難成員家屬作為賠償，自那之後，祖父便無心經營照相館，轉而投入拆船業，由於自民國 34 年台灣光復後，許多廢棄船隻停至於港口，拆船業興起，於是祖父開始從事拆船業，而那間閒置的照相館有因此於民國 45 年

---

<sup>1</sup> 簡永彬著. 《凝視時代: 日治時期臺灣的寫真館》（左岸文化，2019 年）。

<sup>2</sup> 唐楊珠口述，唐培峻紀錄，〈唐楊珠訪談紀錄〉，唐楊珠私宅，2023 年 12 月 29 日。

轉由我阿公接手經營，然而由於長期經營不善，那幾年照相館生意慘澹，於是在民國 54 年阿公決定離開基隆，來到汐止，在中正路 101 號重新開張，當時由於房子是租的，且經濟能力不佳，空間不大，大部分的空間都用於架設攝影棚，於是只能在樓梯下的小隔間裡設置暗房，由於當時原本的攝影技術較祖父經營時期進步，從使用玻璃板改為使用底片進行拍攝，然而沖洗照片仍是一大難事，由於底片不能受到任何外來光源照射否則則會導致影像消失，因此在曝光完成後就要迅速把感光版拿至暗房進行一系列藥水泡製，進行顯影以及定影，才能產出相片，所以阿公大部分的時間都處在幾乎沒有光線的狹窄暗房內獨自進行作業。<sup>2</sup>

民國 56 年，阿公娶阿嬤為妻，而由於阿嬤有經營商店的經驗，對於照相館的生意產生了很大的幫助，除了攝影的服務，他們也經營起婚紗出租的生意，由於當時並沒有婚紗公司，於是阿嬤就有了做婚紗生意的點子，阿嬤向外訂購了婚紗供客人租借，且由於阿嬤也曾學習新娘化妝技術，也可以幫新娘化妝，而當時人們的習慣是在婚禮當天早上，在新郎迎娶新娘後，就開著禮車來到照相館，拍攝幾組照片，再進行後續婚禮活動，這樣一系列的獨特服務在當時的汐止並不常見，使得照相館的生意非常興盛，據父親所述，在好日子時當天早上的同一時段能有數十部新娘禮車在排隊，可以從阿公家門口一路排到汐止火車站。<sup>2</sup>

他們的努力使他們在那照相館的全盛時期賺下大筆錢財，據阿嬤所述，一對新娘新郎整套花費約為 3 萬元，而在當時的汐止，一間房子約為 30 萬元，由此可見，當時的生意收入非常高，且由於阿嬤格外勤儉，自當時起累積了大量財富，可說我們一家能有如今一切的物質生活無虞，都是靠當時阿公阿嬤的不懈打拚換得的。<sup>2</sup>

而後他們也在民國 69 年在中正路 122 號買下一棟房子，而那也就是自那之後阿公與阿嬤的定居處，也不再需要租借房子於是把照相館從中正路 101 號搬至中正路 122 號，並成立了惠新攝影社。<sup>3</sup>

除了婚紗攝影的生意，第二個照相館會面臨的生意潮是身分證汰換的時候，由於以前並無快拍機（照片仍未數位化），所以在汰換身分證時，唯一取得照片的途徑就是去照相館，因為只有照相館能夠有專業設備沖洗照片，因此也不難想像那段時間的照相館會是多麼忙碌，然而當時的忙碌程度是令人難以想像的，據我父親所述，在民國 75 年時的那次身分證汰換潮，全台照相館都陷入空前的忙碌，業界相傳有三位攝影師在暗房過勞去世了，而我阿公也是每天沒日沒夜地在暗房沖洗照片，雖然有請額外人手幫忙，工作仍然是做不完的，每一天要拍至少 2~300 個客人，且有時排隊的人潮多到真的沒辦法處理，只能把鐵門拉下來儘速趕工，直到快趕完才繼續接待客人，而外面排隊的人潮又大約累積了 60 到 80 個，所以在長時間的壓力下，阿公每天幾乎只睡二到三小時，且都只能在椅子上小睡

---

<sup>3</sup>唐子偉口述，唐培峻紀錄，〈唐子偉訪談紀錄〉，唐子偉私宅，2023 年 12 月 30 日。

一會，除此之外，因為工作做不完，客人早上八點一但看到阿公沒有開門就會急

著敲門因為大家都急著要辦證件，這樣高強度的作業也在後續對阿公造成了職業傷害，脊椎側彎，使阿公晚年很難行走。<sup>3</sup>

而在其後的十年間，照相館都維持著很好的口碑（直至今日，雖然那間照相館已經停業，老汐止人幾乎都仍知道惠新攝影攝的存在），而由於照相館過於忙碌，阿嬤在民國 57 年生下我父親後就將父親交由阿祖養育，直至民國 64 年才搬回去與阿公阿嬤住，於是我父親也在耳濡目染下，學習到了照相館的經營技術，以及專業的攝影技術。<sup>3</sup>

到了民國 76 年，數位沖印時代來臨，惠新攝影攝也購入了數位沖印設備，不再需要在暗房沖洗照片，而是由機器接手運作，這時雖然仍然忙碌，但減小了沖洗的壓力，仍為阿公減輕了不少壓力，然而新的時代來臨也有新的問題要面對，首先，設備的價格十分昂貴，根據父親所述，二十多年前買一台新式數位沖印機的價格約是 600 萬台幣，以當時的房價可以在汐止買一間約五十坪的房子，然而如今房價漲到了四五倍，機器的價值卻早已折舊歸零，可知要買下一台機器對於一間照相館是要付出不小代價的，除此之外，數位攝影當時尚未成熟，所以有部分客人仍習慣舊式手動沖洗底片的手法，所以對於攝影師來說，並不是完全不需要暗房去做沖洗，而是要兩者技術併行，皆要會使用。<sup>3</sup>

到了民國 83 年，我父親也早已成年，於是阿公想著要在汐止車站的另一頭，汐科車站附近開立了另一間照相館，於是在新台五路上成立了另一間照相館稱為惠歆攝影社，交由我父親經營，由於當時仍在數位攝影與傳統攝影的過渡期，我父親也需要同時會兩種不同的技術，而照相館的生意也未曾衰退，亦如往常的忙碌著，還記得在照相館最忙碌的一段時候，也就是民國 94 年的身分證汰換期間，我幾乎看不見我父親的身影，總是在我睡著後才回到家，也在睡醒前就早早的楚門工作了，當時的忙碌又與往常並不相同，由於那時數位攝影已趨於成熟，修圖軟體也漸漸發展起來，客人在追求快速沖印的同時也更加要求自己身份證上的照片要好看，所以每張照片都要經過專業修圖，所以父親要好幾個小時都盯著電腦螢幕，拿著滑鼠進行修圖，長時間下來對於他的身體也產生了影響，除此之外證件照的審查要求也更加嚴謹，對於頭髮的遮蓋區域、眼鏡的匡線顏色、以及眉毛是否完整露出都是最基本的要求，所以除了要拍出好看的照片，還要花大量時間幫客人修圖，還要留意每張繞片是否符合各項規定，畢竟客人花錢來照相館拍攝而非去快拍機，無非就是想要多花一些錢，讓照片好看一些，也確保自己的證件照能通過審查。<sup>3</sup>

自那之後照相館的生意也一直很好，直到約民國 99 年，快拍機的功能愈加完備，手機也更加方便，人們對於沖洗照片的需求大量減少，一間間照相館在時代的洪流中漸漸被淘汰，阿公也到了退休的年紀，其所經營的惠新攝影社也於民國 99 年歇業。<sup>2</sup>

如今雖我父親仍經營著照相館，然而不可避免的照相館在未來的需求會越來越少，父親也從小就告訴我，我很可能無法再繼承家業了，所以我們家與攝影產業的聯繫也將在我這一代終止。

### （三） 一路上的辛酸血淚

汐止，之所以取名為汐止，是指潮汐至此即反，故又稱為「水返腳」，這意味著淹水，對於汐止人來說已是家常便飯，在基隆河整治前，每個颱風天前的夜晚，汐止人都膽戰心驚，對於業者又更是如此，尤其照相館更是嚴重，許多移動不便的電子設備都位於一樓，且設備都價格不斐，且每次洪水都來的很快很急，根本來不及搶救，據阿嬤所述，最嚴重的一次水災水位只比二樓低兩階，那次使得攝影設備幾乎全毀，六十幾台全新的相機都浸泡在水裡，等水退時早已報廢，更別說其他專業設備。一樣的情況在阿公與父親的經營期間都發生了很多次，父親也曾跟我描述過新台五路的店被水淹沒的駭人景象，水位最高的一次也幾乎淹沒了整個一樓。所以在當時，不同於其他地區的照相館，位於汐止的照相館還要顧慮自己苦心經營的一切會不會在毀於一旦。<sup>3</sup>

除了天災，還有上段所提及的事件，可知經營一間照相館絕非易事，總是被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件所挑戰，所以我也因此對於我現在能擁有的一切格外感恩，因為，我知道，這一切的一切都是我長輩、祖先們用他們的血汗所換來的。

### 三、 結語：

在寫這篇文章前，我對於照相館的詳細發展並不清楚，其中的奇特故事我也不曾聽過，然而在寫完這篇文章之後，我發現我們家族三代的照相館傳承，與台灣照相館產業的興衰正好相互照映，彷彿是在一個小小的世界裡，演繹著歷史的變遷，或許這就是歷史的美妙之處吧，也是為甚麼家族史對於我們都格外重要，因為只有了解自己的家族，才知道自己從何而來，只有知道自己從何而來，才懂的感恩自己所擁有的一切，懂的自己的祖先對於我們所做出的無私奉獻、懂的珍惜身邊還健在的家人們。

我現在終於知道為什麼阿公很少拿相機拍我們了，因為相機是拿來拍客人的，是拿來賺錢好讓自己的孩子們能有更好的生活的，而在面對他所真正珍視的事物

時，他想要用他的雙眼，好好的看看我們，好好的珍惜與孩子們相互陪伴的每一時一刻，比起用冰冷冷的照片紀錄，他更想把我們的回憶深刻在心底，所以即使在晚年時，他常常忘東忘西，卻從來都記得我們，記得我們每一個人，並為我們而感到驕傲。

在告別式上，我看著每一位來告別的人，來來去去，大家臉上都寫滿著不捨，看著排到門口都擠不下的人們，我彷彿又看到了阿公的身影…「阿公你看，大家都有來看你呦，謝謝你一生幫助了那麼多人，大家都很感謝你喔，所以你就安心的走吧，我們一定會照顧好自己的，謝謝你一直以來對這個家的付出，我永遠都會是你最乖的孫子，你也永遠都會是我心目中，對我最好、最溫柔的阿公」。